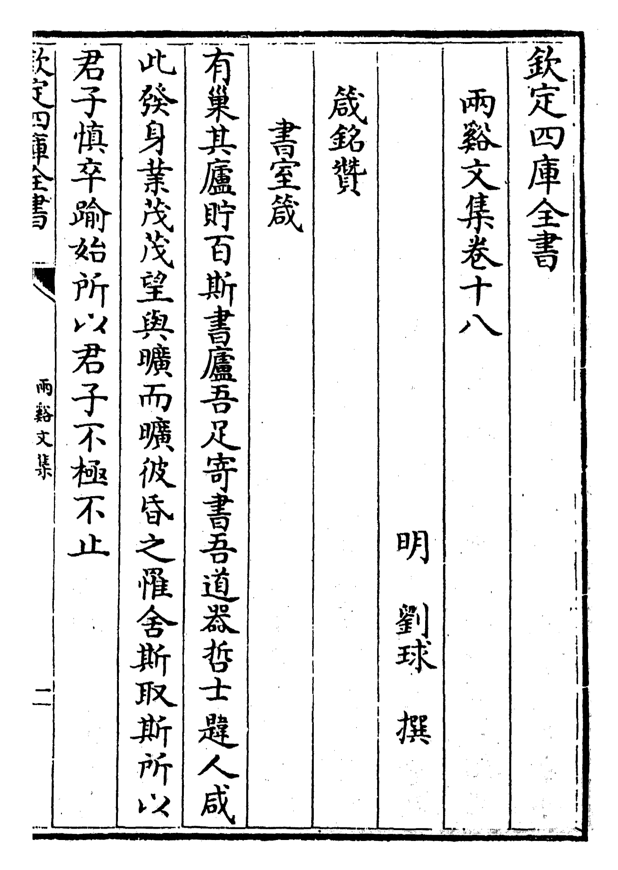


集部



兩谿文集卷十八

明 劉球 撰

箴銘贊

書室箴

有巢其廬貯百斯書書廬吾足寄書吾道器哲士趧人咸此發身業茂茂望與曠而曠彼昏之罹舍斯取斯所以君子慎卒踰始所以君子不極不止

彭氏敬訓堂箴

人之弗克肖其父祖者莫大於慢視其訓而弗守也恭守父祖之訓如甒義兄弟豈不足為彭氏肖子孫歟况有敬訓之堂以昭示於將來又欲後之人世肖其先而不墜也予故箴以致其最曰　明明彝訓哲祖之詒廼考式傳為家之規謂爾處者孝友是為而爾仕者清白是持或不然者庸俗之歸惟令兄弟祇奉弗違遊宦達寶家家肥廼斯堂之肇建欲先訓之遠垂於後子孫

世守在兹欽承無替庶永昌期

好問軒銘

生民有初均秉厥彝有達者道中坦且夷志隨氣蕩人百斯岐跬步既譌千里異馳匪詢匪諏孰覺孰知卓惟古哲善弗自以知裕在人思歉在己博訪敏求務即厥止顏忘其多舜察於邇故不違仁且大其智彼昏罔念迺妄自尊終甘棄暴胡恤人言聽既藐藐誨惟諄諄曷決其昚迺厚其芘故哲愈昭而昏遂昏豈道之異言聞

不聞洵美王君早克自乂知尊其尊弗是其是上師先古下朋斯士芻蕘之詢粱肉同嗜羣疑外屏萬善中萃闢此義門希全天界君子之歸小人之弃作銘其軒以淑斯世

槐陰書屋銘

古者三公之位面槐故王晉公手樹三槐於庭卒兆其子魏文正公位宰相為三公天下榮之稱為三槐王家自是凡姓王者其庭莫不有槐焉又槐為花時士方急

於應舉因謂應舉之歲為槐秋又謂赴舉為踏槐故凡舉進士者莫不忙於槐之黄焉則槐之名重於世也久矣友人王君盖居負郭湛溪有槐幾株槐邊屋幾間貯書幾百卷每讀書其中則柔條敝戶重陰堆几啼禽噪蟬助答絃誦可以消俗濁進清明以游神於簡牘探測乎聖賢之閫因題曰槐陰書屋葢未知王君將以其槐兆為三公歟抑以之相促其赴舉之期歟如以之兆為三公則固其家故事矣以之促其赴舉之期則又君今

日所當務也然赴舉仕之始也三公仕之終也欲極其終必自其始則促赴舉之槐即為兆三公之槐也君姑璽其荄以加其學俟其花而出其身又安知他日榮名盛位不可希冀其前之人哉余始與君同遊邑庠今將別去故敢序而為之銘銘曰
有槐結緑兮有書連屋滌除濁俗兮清隂在目槐之芳兮三公之祥槐之黄兮舉子之忙孰知舉子兮三公之所自始於維王氏兮世傳厥美我為銘兮牖户風清惟

王氏之後人兮宜日孜孜以望其成

復善堂銘

莫貴於人善其天爵所不善者非性之惡爲稟所拘爲欲之鑿何以復之曰效先覺惟先覺人學至德成淵鑑洞燭厥善之明規循矩蹈厥善之行我其孳孳希與之並取彼之知以開我蔽取彼之能以勸我事移稟遏欲全我良貴庶幾斯善克復攸畀衆人慼慼斯善以亡卓彼郭氏取以名堂三葉相承煒有餘光茍詣其極聖賢

同鄉

敏求齋銘

凡天下之物皆可求求之不敏未見其獲也况古之道得之足以智其生不得不免為凡人其可置而不求求而不敏哉且聖於百代之上尊為億世之師者孔子也孔子之道益亦敏而求之於古焉故其思也不寢其學也不厭其憤發於已也忘於食其師之於人也無常其於經讀之而三絕編又何其求之敏歟今之人望孔子

之門墻不得入者葢不知其求道於古知求之古又不能如孔子之敏也鄉達尊王君仲求得孔子敏求之説以名其齋葢有志乎古之道者矣苟能如孔子之不寢焉以思之不厭倦焉以學之不暇食焉以自憤之惟得其人焉而即師之於經而三絶其編以讀之則求之也誠敏矣又何患古之道不可得之今哉葢王氏為廬陵聞姓出其家者多秀而文而君又能求古道思與古之人相頡頏其去乎凡俗人已遠矣其子紹從余游以君

之辭來請銘故特序而銘之銘曰　我瞻古人越世同心宜爾君子求古自今謂魯大聖言必可諶動息是顧早夜惟欽居食弗擇簡牘日臨窮大盡細致遠詣深芥視千駟珍寶寸陰存心亹亹詣古駸駸有銘其中以儆以箴

復樸齋銘

有篤古先生名其齋曰復樸衆人異之君子慕焉彼異之者必以樸之為道宜於古不宜於今先生居今之世

而欲復古之樸將驂棟宇之制去鏤節績楹之飾而為橧巢營窟乎將屏文繡綺縠之華而為卉褐乎將捨五味六和珍羞膏梁之美而為捭腥燔黍之食乎將棄罍爵俎豆鐘鼓管磬而為杯飲塊擊乎將易楷法為科斗之畫洗章句之煩若書契之初乎如是以求樸徒見其用意苦而無益於今之世益欲以其末窺先生而未知其本也君子則謂先生所復之樸有在焉非謂是也夫混然大一體萬化而藴跡於萬化之表者天之大樸也

寂然大中與形氣俱生而不為形氣所汩沒者人所得於天之樸也天不壞其為樸也亦不壞惟智者鑿之巧者戕之偽者文之貪者昧之不能不斲喪其樸人之樸喪則天之樸亦不可得而完矣故道日污政日弊俗日趨於漓者喪其樸故也有志於古之道者必求復之而後道之汙者可隆政之弊者可理俗之漓者可變而為厚先生忠信之質優學問之功至能孳孳焉求復其固有之樸則樸之賦於天者將全於己推之以隆其道理

其政而厚其俗也何難哉故聞先生作而翕然慕之者知先生所教者本也非末也先生名瑀字仲珩量洪而德尊官至蜀府長史上佐國治内理家政皆有古君子風球與先生同姓同為吉郡人而慕先生有志於復古故特銘其齋曰

元命沕穆大樸在天曁賦之物人得其全惟人初生篤實無文其樸未散其性則然末習靡靡遂喪厥樸道夷者險風靡者薄誰斯復斯曰有先覺惟此先覺惟樸是求爰闢其齋以藏以修祛彼蠹巧復

我鴻噫歙華就實黜詭敦愫衆人所異君子所慕恂恂諤諤為王室輔由家達國政隨化淳亹亹弗息庶幾古人敬而銘之來者其循

徐氏白雲山壽藏銘

白雲為樂平石硯望山營壽藏是山之陽者其里世家徐姓煬名文光其字松間老人其號也老人為廣東轉運使庾之裔古山教諭之曾孫桂軒隱君之子素嗜學從進士葉宗敬受業而無仕進意惟欲行其所得之書

於家永樂中桂軒被誣當從邊老人與弟文職爭告縣官求代之縣遣文職行老人卒能歸之以其道兄弟遂合如初居父母喪率閨室致哀出宿治葬悉遵朱氏禮同產至緦服親同居者五百餘指而主之有家法故内外肅雍無間言擇子與姪性敏者齎遣從良師受經必敦敦勉之至學成受官猶貽書戒以毋曠職以孤上恩撫其弟之遺孤子特厚於他子族人貧不能葬其親者為具儀物以葬之鄉人搆爭來質成老人輒諭以禮義

人亦無不化焉宗戚子弟從之學即欣然傾寫所有以造就之其羣居之行如此又雅好詩所作多尚理致闗世教晚而其配嚴氏曁諸弟俱下世而四子七孫及諸從子足以承家而順志仲子碧復領鄉薦授杞縣司訓陞教諭老人亦甚慰焉於是因白雲山水之佳營壽藏以為終計以某年月日告成時老人年七十有一矣乃命從子考城司訓潤狀其事來請予銘夫藏之為言藏以壽名欲其久也先事而為之非達於理者不能也

古之預為壽藏者圖先賢與已之像設為賔主其間不知白雲壽藏可有是圖否然白雲有龍岡面其前硯溪月湖潤其下壽山新項天馬諸峰拱掖乎左右其為景也蔚然甚勝不知古人壽藏亦有是景否至若達於生必有終之理不以凶事介於懷必先期而為之以俟乎命焉則古賢與老人同是心也因銘以著其意銘曰

奠斯藏者地兮幬斯藏者天也盤旋以鍾秀於無窮兮美哉山與川也維君子之達觀兮預卜此而將歸其全

也人皆冀乎遲遲其封兮使享有永年也非徒欲其安且固兮以隆世慶於綿綿也

戴隱君誠辨畫像贊

貌古且閒時衣時冠日從容乎山水之間樂賓戚之往還取觴詠以為歡殆不覺其白髮蒼顔非古逸民亦孰得而與之班歟

胡處士畫像贊

國之逸民鄉之善士其在斯人庶幾無愧方其少時篤

事乎親及其長也兼睦宗姻邂而能亨鰥不再偶惟周人急不靳所有積善尊師訓厥子孫忠簡家風宛然猶存花竹禽魚以悅情性巖樂之名於斯為稱年餘八袠為況益殊今也遠矣有像在圖時衣時冠足表令德儼乎容儀卓為世式顧瞻起敬想望風神其最者誰館甥史臣

張琦僉憲畫像贊

其容肅如其神冲如其所鍾者汾晉之秀其所學者姬

孔之書擅科名於一代振風紀於兩都遂因内朝之薦而有外臺之趨方其一道振肅百蠹畢祛以琴鶴自隨臨水竹之居從容步履樂及公餘此丹青之所狀誠不失於錙銖矣至其運經濟顧廉隅力足以任天下之大事智足以贊國家之訏謨惟有識者知其然殆非丹青所能圖也噫湖西嶺北豈足久淹其跡而廊廟之上將待其議紀法而秉鈞樞也耶

周侍讀畫像贊

其質也如良玉之粹然其容也如喬嶽之安然其氣象也如春陽之藹然况濟之以才美充之以學識文之以詞翰符之以實德是以人見其擅香譽於棘闈逥清光於木天著弘功於載筆贊鴻猷於講筵志與時行秩隨次遷也皆謂其能續故家之宦譜為當代之名賢矣抑孰知其急於濟時也有六一之忠貞善於為政也有平園之簡易敢為直言也有澹庵之蹇諤篤於制行也有誠齋之介厲若付之以重任躋之於要地亦何功不至

何業不遂哉於戲天之生斯人於吾忠節之邦也豈無意耶殆將使之踵芳跡於前賢而垂鴻名於後世也

益菴贊

益菴者黔江大尹謝君自號也大尹名牧字謙牧其平生於修行力學為政之際常懷不自滿足之心能不失其名與字之義其志蓋欲有所得也所以有益菴之號焉學士大夫為之推明其義既詳且盡球復為之贊以奬其成焉贊曰

書戒滿損易示盈虛皆明所益兆自謙卑彼海居下百
流是歸彼地既曠生物故滋謙謙之積誠益之基求益
之道豈不在茲抑抑謝尹為行素奇於學有本於政有
為終不外伐惟謙是持亦不自足惟人是咨爰察厥行
則欲古追日進於善自忘所私爰察厥學則中孜孜日
明於理自不蓄疑爰察厥政則績就熙日宣德化旁洽
百吏謙之為效遠且有輝名菴以益孰不曰宜敢藉墨
卿贊之以詞

何太守畫像贊

豐而碩偉乎其姿益知其所負之奇莊而慈儼乎其儀益知其操之有持襜而齊潔乎其裳衣益知其才足以有為故入而輔百揆以甄别才俊出而守一郡以撫字民黎爵愈崇而業愈茂又何往而不得其宜哉

龍贊

不凡厥質克神厥踪陟降天淵鼓扇雷風與乾元而為象贊化育以成功噫是豈豢於人而後食轉運於有力

者而後免其窮也耶

周鳳員外畫像贊

其貌也蒼然其性也天然其形諸外也儼然其藴諸内也淵然故能致善譽享有年早歷乎將命之司晚膺乎副郎之遷亦可見聖朝之得人吾同榜中之多賢也

蜀府長史復樸劉先生像贊

其姿也豐其氣也充其容也恭人見其豐矣而不知其德厚於已人見其充矣而不知其學詣乎理人見其恭

矣而不知其才足以輔治及其為名教師而教大行為王國輔而國有典刑然後知其著也有所本其實也過於名噫茲非所謂復樸先生耶

黄司訓講學圖賛

興寧黄添華由賔貢起為馬湖司訓時侍講廌受經業有成以出仕者若白侍御圭胡侍御鑑魏進士正殷貳尹祥鄭司訓嵩張貳守麟王檢校應先暨其子上蔡司訓敬也後陞教蓬萊以没諸生念遺誨之在耳而往迹

已成陳遂繪斯圖以寓江漢秋陽之思敬復奉以求予贊予嘉是圖有厚之道也故不辭而為之贊曰

自古善俗在立師道師得其人士斯有造卓卓先生秀外實中足為人師以開世蒙逖彼蜀徼民俗夷鄙自分教來士氣奮起侍函丈者肅雍有儀飫聞德禮博極書詩疑隨辨析業以序就各抱所得薦履榮要教鐸既東梁木云摧濟濟多賢不勝其哀爰托繪像以存往迹聊寓遐思亦昭餘澤九原不作遺教在焉教雖在焉亦何

逮馬我瞻是圖起敬起愛繼之以辭用表嘉會

兩谿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兩谿文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錄監生臣任鑑

兩谿文集卷十九

明 劉球 撰

題跋

青紫聯輝圖識

畫菜二根雜青與紫十數葉葢雲間朱君蓋臣以進士遊閩時其故交所贈之圖不畫他花木而畫菜者葢欲以甘淡洎勉之也其題曰青紫聯輝者葢欲以取青紫

期之也交游之意益亦周矣後盡臣還京拜禮部主事陞員外郎清節見重於人人功名日就於遠大可謂能副其交游勉而期之之意矣盡臣以予同年又同官嘗手是圖請識之予未施翰而盡臣遽没然盡臣雖没而其請識之念則未没也請識之念未没予固不可偃然没之而不為之識予不没盡臣而為識斯圖以歸其子又豈能無懸劒之悲哉吁

跋宋賜楊忠襄公家田劄後

宋楊忠襄公九世孫尚炳來京師示予以紹興五年尚書省下吉州賜其家食田公牒而忠襄公死節與宋朝勸卹恩禮大畧可見當建炎末金人陷建康守郡者皆降獨通判楊公義不屈敵脅之以威不屈誘之以富貴不屈卒厲聲罵敵以激其怒而死之其為忠也烈矣高宗中興贈公為朝奉大夫謚為忠襄廟以祀之收其二子而録之又詔有司給田二百畝食其家其報之也何其厚哉夫忠固臣子所當盡而朝廷勸忠之禮亦不可

不厚焉宋能厚之故自紹興至德祐百有餘年偏處江南一隅浸削之地以控金元數十百郡强勇之衆而人心不去雖大社已屋而抗敵死節之臣猶奮然連袂而起或者以為此皆朝廷厚於勸忠之禮有以感激其然也不亦信乎然則有國家而不知勸忠義以勵臣節固不可也是牒迄今將三百年尚不失為楊氏子孫舊物亦可見忠臣之家世有人矣故謹跋而歸之尚炳云

跋忠谿彭氏所存瀘溪先生十帖後

右廬溪王先生與其子壻志溪彭將仕家十帖亟二百年餘傳守者家沒入官喪焉又數十年其族之長同升殫計力購歸之家時會賔客觀之且欲付其子若孫世藏之於戲使先生多遺其壻家物産則亦湮於變故移於他姓必不能流傳以迨今矣使同升不知重先生手筆則亦視如地芥棄如弁髦必不能寶有之如昔矣是則遺親愛如先生斯可以有傳嗣先守如同升斯可謂無忝余以彭氏外孫覯盛美而溉餘波者久請書此以

為之般云

跋李信豐手札後

天球赤刀之陳於周廟寶玉大弓之紀於魯史皆所以尊先傳而昭示來修也況書翰通朋游之情而先人手澤之在其可不加重哉觀彭氏罔便存留李公行簡所與其家貳郡公手翰於海田變遷之餘則可謂知所重矣益李公為春秋會通而其教與江河同其流行死信豐而其節與泰華比其崇高世之人得其遺墨猶知重

而藏之況貳郡公之生也與之同鄉學也與之同經其第進士也與之同年其宦遊四方也與之同欲砥名而濯行則其來翰又可不重於彭氏之後人哉初二公皆篤師友好於吾家大史公兄弟則其手翰之來吾家也必富今皆泯沒無遺獨罔便能存此紙則其賢於人又豈不逺哉故跋其末而歸之

跋戴氏所傳宋元名賢翰墨後

僕展是卷觀知録府判所得誠齋父子書知戴氏有宋

名筆誦廬南所得圭齋讚知戴氏有元名筆及覲古愚與其子去伐得二少師及諸學士題其卷尾又見今代名筆多有於戴氏於此不獨有以信其家世有賢者能與士大夫相游處亦可考見三朝名賢詞翰芳華照映於後先也

書倪縣宰瑞麥卷

毘陵倪君叔大宰仙居之明年麥有一莖兩穗之瑞産其郊耄老以為倪君惠政所致相與進而賀之邑之士

夫又從而詠歌之翰林侍講杜君宗謐又為之序之來
請予題夫邑有瑞麥固足驗其宰之仁愛洽於民和氣
動於物矣然以倪君之賢為政未幾已獲茲應又豈得
不舉昔賢之事以朂之歟陳述古先生之宰仙居也常
教其民厚彜倫事文學貧難相救婚喪相助無為盜竊
賭博爭訟欺奪之事必以讓人敬老為先由是禮義之
化行仁厚之俗興遠近遂以仙居為有道之邑今其教
條具在倪君履其位撫其邑之民亦能追想昔賢流風

思取其教以教其衆否能取以教其衆則閭井之間殆見人有德而家有禮歲有豐穰之樂無寒餓之憂而頌聲隨以起其為瑞也甚美且鉅豈但麥穗兩岐而已哉倪君幸力於此他日偉蹟明效之可書者當不一而足瑞麥之卷特其兆耳因書其末以俟之

書王紹懐先卷端

從游王紹服其先君敏求翁之喪既練乃葺名儒貴士所遺其先君書翰詩篇若干紙次序為卷時展誦以致

其哀慕於懷請余名之余以紹於是卷因其人而懷其先君之所交覿其所誦之善而懷其先君之所履詳其所言之事而懷其先君之所為則不必趨庭下侍膝前而其先君之高風雅度常在於心目矣用名曰懷先卷且問之曰先君沒而可懷者豈獨是乎紹曰不惟是也有大者焉先君臨絕時呼紹兄弟至前不及家諸事但目紹曰紹爾既就師攻舉業宜惟勤惟一以勉就爾學毋以吾棄遺爾之故墮厥志又顧謂諸兄弟曰爾兄弟

其奬輔紹志如吾存時使紹終有成吾雖没泉下又奚憾其咸憶吾言勿忘是命也無日月無時刻不往來紹懐余曰是誠重於卷所葺者尤宜懐焉務力學以副之則庶幾其不忝之地紹請書之遂並其事書其卷端以勵紹之進云

書范先生候官藁後

昔吾清江范德機先生以詩鳴元盛所謂候官藁者乃其佐閩幕時所作總五七言詩不越五十七篇已可見

其用思之清苦制辭之婉正類事之切實足以形容山川之勝物景之美吏政之得失民風士氣之好惡況窺其全槀哉宜乎其與虞楊揭二三先生並稱賢當時也自泰定迄今百有餘年度兵燹而復覩文明之盛其手筆猶幸存之友人劉大彰家自非其精神流佈浩然有不可沒而又托得其人亦何能如此其久於世哉夫時之人過古名畫者圖一山臨一水描狀一舟一木一鳥獸蟲魚輒購之以厚利珍之若至寶然徒能資玩好而

無益於已之修豈若此槀誦之則足以博見聞習而得之則可以發吟咏悦性情較彼之能資玩好者大不侔矣惟大彰則賤彼而貴此則其賢於世之人也不既遠哉余故樂為書其後以歸之

書龍雲劉氏仍輝樓卷後

洪熈改元之初球奉嗣天子召命將入京有龍雲劉氏齊賢手仍輝樓卷來需題觀之不無感焉葢龍雲距吾狀谿不半舍初其家有擢紹聖詞科官吏院進攝翰林

學士曰弇文最工也而與吾秘書府君𢧐連而誼合有
舉嘉定進士累贊軍機拜澧州守曰鳳驥政最優也而
與吾家中郎巢林同舉於鄉節幹方舟同策於廷有䕃
授至融州守死義靖江曰子薦節最高也而吾家簽判
書臺哭之有詩大史容窓為之立傳則吾兩家之劉在
宋元時固耦德而齊聲矣自海田變易而茨谿之族落
莫如吾家多徙之四方其未徙皆濵江野處弗自康其
故地故昔者寢興之處今皆禾麥生矣昔者衣冠往來

之道今皆蛇蟻所宅有狐兎之跡矣昔者觀遊絃誦之區今皆荒茅蔟竹而魈魍魑魅日夕相叫嘯矣獨龍雲諸劉昭前光繼往躅如齊賢父子世有其人而大棟連宗穹垣廣庭園池玩好之美花竹之富麗俱不改昔人之儁㬜紱之華儒人學士之來會以發詩書之聲序時節讌遊之樂又不減昔人之盛故仍輝之樓不能不起頌於士大夫嗚呼豈龍雲之後人皆賢而吾茨谿之後人皆不似歟抑茨谿之隣風里俗不若龍雲之仁且厚

歟將山川風氣之所鍾獨綿延於龍雲而短遏於汱谿歟吾雖有上命不敢逗遛其鄉然嘗謀之父商之兄與弟欲於汱谿求數畒田葺數椽居期與齊賢父子相交接以尋昔者之好掃吾先墓使如齊賢之先墓而芻牧不敢犯碑砌完以固長吾子弟使與齊賢之子弟時得相會以文相切磋以進學又不知齊賢能慫慂之歟否歟故書此於卷末以問之

書龍雲劉氏潛光集

潛光之集何集也益劉氏後人懼澧融二史君之節義隱與夫龍雲先生之文德弗著而聚諸賢所為文辭一大帙以暴白其休也吾吉之士盡忠於有宋者固多方宋德之浸殷能發淵源之學倡古文辭風厲士類以興三百年崇文之治如吾歐陽子者天下一人而已而周益公序龍雲集曰廬陵自歐陽子殁龍雲公卓出其後而文足繼之是則蕺歐之波瀾於已息之餘者亦一龍雲公也暨宋運之既去而能奮干戈之武鞠躬盡瘁與

國俱亡以汉十五廟養士之功如吾文信國者天下一人而已而其與二史君書逴逴稱其公明英烈非所敢及而二君果皆先之以死節是淬文之忠芒於末鋭之日者又二史君也後歐陽子而出者其文同先文信國而死者其節一然歐也首四忠一節之稱萬口誦其文於無巳文也都四忠一節之美百世仰其風而莫及而劉氏二三先正之文與節一則僅著之文苑而須行之議巳鈌一則僅汉之死節傳而廟祀之命竟寢嗚呼吉

之郡一也其人之文章節操無大相遠也而名有顯不顯者豈其時有幸不幸歟然而不幸之中豈無幸者存彼士大夫之載筆有在交友之緒論可采為之後者可不掇拾纂輯以昭先德以淑來世哉故斯集不可不存也斯集存而見劉氏一門有歐公之學有文公之烈可以五四忠可以兩一節一族之光乃一邑之光一邑之光乃一郡之光也一郡之光乃天下之光後世之光也尚何潛之有然集斯集者誰融史君五世孫士培也續

斯集者誰士培之嗣為章也余二村之劉素相望而余又受知於為章故書此於末云

書東莱黄氏訓辭後

慈其子者不可無教而孝於親者不可不守其教今觀東莱黄氏訓辭而見慈孝之道存焉方少保公以工部尚書往撫交阯也為此訓辭授其子琮而首以潛心向學謹身修行為言其下事條雖多然大要不出此兩言之外葢學不至則無以明其道故必潛心於内以自進

於學行不積則無以成其德故必謹身於外以自立其行是皆為已之功君子之事也而公以是訓子可謂篤於慈也矣琮佩服是訓十餘年且求發明其義於縉紳間也甚切非孝於尊其親之命能是乎昔之人有不教以義方而欲納諸邪者固異乎公之存心亦有誦父之簡不忘者琮亦何愧於彼哉雖然公自丱歲入仕即知以名與節自勵今年愈增而位愈崇清白之操未嘗少損而忠猷德業著於朝廷加於海內施於邉陲動足以

為世法非優於學行不及此士之聞其風者猶皆起慕況為之子乎然則力學篤行求世其美琮亦不可不懋也易所謂鶴鳴子和者吾冀黃氏有焉特書其後以待之

書趙氏潛德卷後

大尹趙侯學成之德政在吾安福固多而崇重儒道一事尤為偉焉葢廟學大於前士氣增於後者莫非其力也及侯没京師獨少子智在側羣隸弱之謀市惡棺斂

侯而焚馬以便其歸而利其貲予與戶部照磨康旭明翰林修撰劉顯仁聞而念侯素有功於斯文間不可使其歿而遭此毒即冒風埃走智所問曰聞子欲以先君之柩焚之有諸曰然因語之曰禮儆帷不棄為埋馬也馬猶存敝帷以埋之而況親耶乃忍殘之灰燼中先君之貲裝足以歸其柩也子何儉之若是耶設歸而壽母令兄以不能念親之體魄責子其將何詞以自解也智慟哭曰是豈孤所欲哉羣隷之謀孤亦不能制也倘徼

執事之福得奉柩歸非惟先君有賴雖孤不孝之罪亦得少雪焉予退而呼其隸之頗解事者責之曰爾曹自窶人起至富室者果誰力耶縱故尹之德可孤獨不思後尹至而將爾咎耶何不盡忠故尹以美名以為他日親事後尹之地耶皆唯唯智以故得更美棺制服發喪以歸吾儕亦備賻薦誄以佐成之然則侯之得成禮以葬於吾邑者皆平昔崇儒重士之報也而世之居官者每欲踈絶士大夫而暱比奴隸人豈不謬其所擇哉因

述俠之事附其潛德卷後使人知士大夫不負人其負人者必奴隸之徒也

書華川王氏寶翰卷後

雜長短詩并手帖跋尾若干首皆故侍制贈翰林學士謚忠文王公之子國學博士仲縉於蜀邦得獻王所賜手翰也王數以此加惠王氏者豈為他哉葢以忠文公伏節死使命夷荒無忝為聖朝藎臣國博走畏途歸父體魄故土無忝為世家肖子不假文墨寵異而嘉進之

何以奬忠而勸孝歟所以下教於王氏不厭其多如此也王氏始也藏其真跡甚秘屬長史鄭楷臨爲似本以便展閲遭事變來真跡喪而似本幸存予嘗拜覩於其後人褕手不惟見王尚賢之意篤亦有以知王氏忠孝餘慶施諸久遠爲有光且王於篇中有謂善爲貽謀無作名門羞者尤足爲王氏後人至訓褕其可不懋哉

題蓮社圖後

予在禮部時得觀馬和之所臨蓮社圖於主客郎中王

君士睿所愛其筆跡不減於李龍眠至描寫十八人同遊匡廬山水間而陶謝二公肩輿騎𧔍相望道途又妙極其趣固不待辨已知其為淵明造焉而出靈運慕焉而入之况矣當時蓮社得名士大夫往還之跡亦何盛哉今王君方謝事有淵明歸去之高矣不知松江之上復有人能結社而招之傾𧔍而遇之可以彷彿圖中風流意態否

題分水方氏族譜

紀善方君迪自衛邸調輔伊藩將與予別乃手其續修方氏族譜屬題其端受而閱其叙述方氏之所從來也遠矣至其分水一派自鼻祖子宅迄於紀善之子凡十五世其間宗不遺乎支昭不紊於穆疎不間於戚盛不棄乎衰秩然倫誼明而尊祖親族之道於是乎盡紀善之用心可謂至矣雖然予於此又有以知分水之後人必將盛大而悠遠焉何也以皆山之植德深至而終老寂寞之濵縣尹之為政平恕紀善之為性淳美皆未躋

顯榮之地其積累既厚而自食其報甚薄豈非天欲啇之將以昌啓其後之人耶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子觀斯譜足以知方氏後人將享其先世餘慶於未涯也特書以俟之

題歐陽氏所藏春洲殘卷

卷一幅經喪亂脫其首末文字僅存揭文安公虞文靖公歐陽文公暨一時閣老臺儒所為春洲詩二十餘首皆潤於辭而精於翰讀而訊諸前輩人然後知其為宜

陽孫春洲先生作也孫氏微而是卷淪落民間世家歐陽氏以文公裔與孫氏有瓜葛哀其殘缺収之三傳至俊質且表飾如其初予三即其家三出觀之尋緘書附之來請題余少遊里序見有書裏紙厚且固有字數十皆蒼奇可好惟接挂壁之飛猱渺翻天之雲濤二句成誦心悅之未知其何人筆也他日於舊家棄籍中拾一履格其紙與字類向之書裏但存遠遊而賦離騷一句其傍日月下有眉山蘇軾書於六字合二紙方知其為

東坡所書松醪賦而不可復完因慨昔賢手書不多見於世者非皆灰燼於燹災也益多毀裂於頑夫愚婦所不能知與知而不能好也故書僅存其半儀禮但有十七篇樂經至於無傳皆由是患則是卷得不為書裹履格者其幸遇歐陽氏能知而好之歟若歐陽亦可為世有賢子孫矣故敬題其端而歸之

高宗召傅說圖識

宣德中余以禮部主事使蜀未返而有經筵之舉郎中

孫君原貞為之喜今國學生吳某為高宗召傅說圖以貺之余自揆庸劣卑鄙學不得其道能不足裨於國於古聖賢人之事何足希覬於萬一哉固讓不敢受孫君作色曰我所以為此者篤同僚之好耳志不忘於古人也在子安用讓為余亦徐念古之人有為周公輔成王圖以勸人之忠者豈其人果能周公歟亦有為老子出關圖以祝人之壽者豈其人果能老子歟特愛之深者期望之過耳非謂其人必能此而後授以此圖也孫君

愛余之深故有此貺義不可卻遂受而藏之已而孫君有河南叅政之擢與余不相接者數年間閱是圖則懷憶故舊之情輙不能勝因出以求題於名公卿並識其始末以示不忘孫君之意且使後人知是圖所自至歟

紀李丞殮其縣長事

嗚呼去古遠而人多趨勢與利以相與寮友之交能不壞於平時已鮮況能全於倏合忽沒之後如李紋仲綉之於伍晃士元耶仲綉九江德化人舉賢良方正擢溫

之樂清丞未幾士元以桂東司訓用薦來為其邑令仲綉佐之未數日以事適旁縣士元方勤於政晨出涖公座決事忽頭目眩四體俱不仁急呼侍隷扶以退未及舍身已不能舉就榻卒不能言俄而遂絶在側無親故人惟二僮奴遽臨變皆倉皇莫知所措仲綉聞訃馳歸撫士元屍慟哭且哭且顧寮吏問棺襚備否皆曰備矣仲綉往視之乃惡棺敝衣衾歎曰以樂清之大吾儕俸有餘獨忍儉其縣長之殮乎即易以美棺鮮衣衾按禮

具小大殮法將殮之又念其既殮則子孫欲復窺其顔面無由矣乃命畫工傳其容而後殮焉殮畢則設位率僚吏朝夕臨召匠作喪輿計其水陸道里費遣能隷四人隨二僮護喪牒前逆諸縣遞給輿夫以歸櫬發之日令民素服執紼送於郭門外民感其化爭出錢帛為之賻所過市巷皆設縞具香燭約數十家一致奠聞者莫不嗟異則士元没而殮不至於草草葬得祔其先塋者仲綉之力也仲綉與士元接未久乃能經紀其後事如

此其備孔子所謂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仲綉有焉予非素知仲綉者然與士元同鄉又最善悲其歿而聞其有賴於賢寮以克厚其殮歸其喪不能不慰於心且其事足以勵交道惇薄俗使人不忍沒其善因書以為世勸

書萬里朝天圖後

西蜀距京師萬里地險而途多阻處其境者得一造天子之廷輒自以為榮且幸其親故之贈行也亦多喜為

萬里朝天之圖以榮之是圖益蜀人贈成都護衛千户繆廷禮之子純來京代職也又益以蜀府教授徐振昌之文與士大夫之詩所以描寫其行役之勞形容其觀國之盛既無不至固足為純榮矣雖然丈夫之仕於時也務求盡其大者焉以純之年方富志方壯才質不下於人又承父爵以位乎千人之上其樹立也不為無地矣誠知竭能効勤使勛業著於藩邦勇畧聞於朝廷則被天子之恵顧陞其階而進之輦轂之下也可指期而

待又豈獨榮於今日一來而已哉然其所以大其成也未必不自今日之來始於其歸特書於圖後以期之

書王員外使蜀卷後

正統初今禮部員外郎王君士華以主事致冊封之命於蜀予及士大夫多贈以詩及其還也蜀之能詩者又步余韻為之贈多而至於盈卷帙葢予嘗使蜀蜀人既熟其面故見其詩輙喜步韻以贈君是亦忠厚之至也然予留連龜城錦水間半年未有人能賦詩贈之者君

至彼逾月迺能得詩如此其多於此亦可見其為人之賢非予所能及矣況君自蜀還未四三年而遠歷東廣近涉郊畿今復有荆湖之役所以廣其見聞舒其懷抱著其勞績既綽有餘而所得之詩又多於儁予則守官禁林不得復有所出雖遇作者亦無從起其興發其詞又可見其不如君也遠矣雖然君尚勗之功名事業當日益盛詩足云哉然非詩則無以形容其實詩亦不可無也君所得詩蓋自蜀始故特識使蜀一卷以爲後來

者發端

兩谿文集卷十九

兩谿文集卷二十

明　劉球　撰

哀詞

張博士哀詞

國子博士張先生子儀臨江新淦人上世多隱德至先生篤好學問古今書無不讀最深於春秋初授是經胡行簡先生門者八人皆得時譽號春秋八彦先生其一

也惟先生心平恕而論遲確於親仁於友信於貨利無茍有於人艱危窮急樂拯施於事有斷制益其得之春秋也深以博故施之外也端方而無回枉焉洪武中舉進士掌教閩之莆田蜀之成都廣之潮州當時一邑兩郡以春秋登進士第為顯官者皆增其舊先生之教也其後由潮州教授入為博士國子監天下學春秋來為監學生者又多師先生是以其教行四方其徒塞要道其文重當時而見獎於親藩人莫其優陟未艾也豈謂

其遽捐館哉球少慕先生之春秋希一見以損其所未知而增其所知又私恨先生跡不常於鄉永樂十八年赴試禮部道南京見先生僦舍甚歡明年竊第南來先生邀餞之酒且以文辭華其歸別去不二年而先生訃已至嗚呼以平昔相慕之深相接之疎而遽至於永棄此人情所甚痛者固不待屬已當有詞發其哀況其子教諭魁鄉貢士勉屬之久乎故不揆譾陋序其情而為詞以哀之曰

因物覘化兮無來不逝斯哲云邁兮胡然深謂嗟麟之經兮獨嚌其胾質之以陶兮行之以勵既發佳譽兮復得髙舉位雖未滿兮教則遐被游從森森兮大夫卿士生歎大榮兮歿垂永惠余夙有慕兮蒙决紛理晦顯道殊兮進則多阻往來京師兮再辱倒屣笑談食飲兮無論年齒承誨孔碩兮托交自始雖有睽離兮心則密邇曽未再朞兮訃倏在耳道里遼越兮徒切翹企吾道之窮兮抑時之否依歸孰在兮盲瞶孰啓西日可繫兮東

流可止嗟嗟斯慟兮何日有已

僉都御史張君鵬舉哀詞

嗚呼予於張君鵬舉之沒也豈得而不哀哉君蜀人也與予同舉永樂辛丑進士又同有志於古道君為監察御史予為主事宣德癸丑春同入禮闈督試得朝夕相與接殷勤商確所事凡君之所欲為無不中予意予之所言君亦未嘗不是焉涖事有暇則長吟短詠更迭倡和不絕口當時吾二人相去不遠其同年之情固篤也

其後君遷大理卿轉僉都御史爵位日以隆聲名日以大天下之人無不仰其澤予雖去禮部入館閣而名與實俱沉落無聞予二人之相去也始遠而其同年之情則彼此猶未忘於懷今君且奄然棄予以没予之哀君也又豈容已哉昔龍虎榜没一歐陽詹則韓昌黎有詞以哀之者哀同年之凋喪也雖君之功名過於詹予之文不足以繼昌黎然今之同年何異古之同年哉故予之哀君亦不能無詞也其詞曰

西日可回兮東流可止嗟我同年兮溘然逝矣昔相期望兮與古人比今想形聲兮一生一死昔相親厚兮為日能幾今一訣别兮萬古億祀昔相更和兮大篇娓娓今歌祖道兮薤露蒿里蜀天冢雲兮蜀川流駛益棺西歸兮悲風四起愁心淚目兮傷哉知已墓草不宿兮此情不已

故工部侍郎羅公哀詞

工部侍郎羅公之即世也朝廷有謚學士大夫有誌有

碑太史有傳所以紀其出處大節和家勤職之清行伏
命懾邊疆土寧邉之逺畧仁懐細民之異政頌歌太平
之殊能極詳且悉自足傳信於世播休光於無窮矣然
球於公不能無所哀悼於其私焉始球弟進士公為侍
講翰林辱以先大父與其家弘文學士復仁莫逆之故
特親禮之及球濫祿禮部公數有事於外廼以教誨其
子屬球球亦不敢不為之盡心繼而幸逐公跡入翰林
公且謝事行矣因約諸寮餞於其館公甚為之歡且語

球以會面當有期豈意分去踰年而訃遽至哉然則感公相遇之厚於昔而哀不復見於今者予之私也心有所哀雖無所屬猶當有辭以發之況其從子孝感令勉學屬之勤耶此哀公之詞所以作也公吉水人汝敬其字寅菴其號云辭曰

文山嵯峨兮等公之勛文水浩瀚兮等公之文維文之著兮玉署金門維勛之積兮窮荒塞垣出入均勞兮垂三十春税駕修途兮遽即九原逝跡易遠兮故情難諼眷此春樹兮

瞻彼暮雲悠悠我哀兮與日俱臻匪詞之托兮中搆曷伸

楊處士哀詞

邑有篤善處士姓楊字道存性嗜恬安不為浮靡習隱居不仕惟陰德是務積凡其行之所履言之所出喜慾之所施精神念慮之所用皆有陰德存焉故見路遂之貧者恤之饑者食之死者瘞之病涉者舟以濟之又燔貸券歸人之遺失子陰德之及也遠矣今處士墓已宿草其子景陵縣尹懷忠求表禄處士之德於士大夫曰

某幸食有禄念先君不逮養不勝其哀故敢以發其幽光勤諸交遊球亦不幸既孤而叨禮部職聞其言不能不動心猶聞談虎而其嘗傷者蹙頞特甚也故為詞發縣尹之哀以哀處士亦自哀予之無所怙焉其詞曰

累善與德兮人蒙其惠既康且壽兮蕭然長逝流此慶澤兮裕厥良嗣揚休清代兮宰彼邑治奉順容色兮匪無榮麗致養朝夕兮匪無甘膬日月不待兮徒增涕泗發厥幽潛兮託之文字念予有親兮亦蚤見棄履霜濡

露兮同悲共喟穹岳可池兮洪海可地吁嗟此懐兮邈無垠埃

王樸叟哀詞

吉水之富溪有樂善君子姓王諱實字好信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自號樸叟者署刑部員外郎主事佐之父也年七十二以正統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卒縉紳大夫為之銘其葬表其墓謚其行為詩以悼其亡使主事公平昔仁於家信於鄉義於周卹貧乏之德善皭然暴白於

世偉然足以垂示乎後矣予奚庸措詞其間也雖然員外實予交之所最厚者厚其人則於其人之親不能不加愛焉故予於主事公之存也嘗有詩以祝其壽歌其世德所以致予之愛也亦已至矣於其沒也哀傷之情又豈容已耶情之至者詞之所由發也發於詞所以洩予之哀也其詞曰

富溪縈廻兮富水湯湯彼美君子兮逝往何方招之不來兮日遠月長宗戚有故兮孰扶孰匡鄉士是非兮孰

從否臧細人空乏兮孰齎以粮徒使令子兮淚滿哀裳豈無仕禄兮養不待將豈無加命兮莫志榮光為之文故兮寧不悲傷翹首雲山兮窮富之陽逝水可盡兮餘哀莫忘繼之以詞兮爰寫衷腸

蕭先生哀詞

蕭先生諱愚字不敏廬陵曲山人其先有仕宋為仁化令曰耕道出身進士也由是子孫世業儒先生少與弟時中共受詩於其父樂存皆篤志勤學時中既捷鄉薦

魁廷對入翰林為修譔先生以事親故不可往有閒暇輒遊心風雅頌間得其要妙以發為應舉取士之文贍博而沈着簡潔而明暢源源乎其出無竭後進習詩經者爭師慕之先生亦善開導剔厥疵謬示以嚮方其教始行於安福其後他郡邑之士交執贄其門有遠不得親炙則取其文私淑艾焉每大比登鹿鳴之會必有其徒先生亦嘗薦名永樂甲午鄉書後七年會試禮部以修譔有典文衡之命辭疾歸學者從焉益衆余始接先

生言面今監察御史王體艮宅已而前監察御史尹有規約予同先生赴鄉試他日進士謝謙牧奉先生過予余亦從今光禄署正萬資中造先生又同上禮部尹萬王謝余友也四人皆從先生學故余亦嘗以師道尊先生先生為人篤實簡静有詩人忠厚餘風尤孝於親友於弟慈其弟之遺孤子猶已子與人交必信其言行可謂君子人也余與先生不相見者十年今年春遣其子維楨進士京師詢先生喜其無恙不數月先生訃至不

勝余悲維禎將歸治先生葬請銘於學士李先生請哀詞於余銘足以垂先生不朽矣詞則非余所能而情不可嘿發不可嘿之情於詞益不自知其不能也詞曰

傳經績學兮善述父事弗顯厥躬兮為養與祭况叔榮名兮樂有難弟寧施教誨兮惠彼秀異出其門牆兮咸決科第吁嗟先生兮師道攸寄胡年未耄兮奄然以逝經術將用兮伏生云棄弟子尊顯兮河汾去世自古皆然兮抑誰所致余於先生兮久要素契鄉書同捧兮春

官同詣先生柃佩兮余所交際跡相往復兮篤道與義
別去十年兮適遭賢嗣訊安則喜兮聆訃則悲翹首南
雲兮傷懷隕涕哀之以詞兮爰洩余思

禮部侍郎章公哀詞

哀而發之於詞者哀之深也然昌黎之哀行周南豐之
哀老泉東坡之哀憲仲非以其生不偶於時即以其沒
不永其年故皆有詞以著其不幸若禮部侍郎章公則
由賢科累爵至三品受知於列聖播休聞於四海有肖

子趾美而興既老而即世朝廷優加卹典縉紳鉅公表襮其盛德偉烈足垂之無窮可謂生有榮而沒無所憾矣豈復有不幸之可哀耶特球始為主事禮部也公自吏部郎躋秩而來每燕見辱不以屬吏鄙下之必與為斯文禮其後球去禮部効勤館閣公益禮而親之又不以其去而見疎今球尚繋名禮部而公已不可見顧清署以想風釆豈無感愴之懷形諸聲耶此哀公之詞所以不容已也其詞曰

容臺兮巍巍條風發兮春始歸緊桃與李兮盛芳菲悵獨望兮旦復夕公不復見兮使予心戚昔公涖事兮有典有儀今公云逝兮杳何之昔公進退兮愉愉自得今公不來兮徒想其跡羌靈輔兮難久攀爰俎芳肴兮藉以簡肆予奠兮何所薊之郊兮潞之渚浩浩洪流兮漫漫長路冤無忘兮故鄉土鄉之土兮會稽鬱樹檟兮鏡水之湄瞻寧宇兮伊邇公之歸兮安所止渺予懷兮曷已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張公誄

慈溪張氏有尚德之士適安甫諱賢良卒十餘年以子楷克舉監察御史職蒙恩贈文林郎監察御史余以為古之有德而無其爵者卒縱不得謚於太常亦得謚於其友擂之於文辭適安甫之德行積諸躬德教行於家德澤及其後之人又得美贈於朝廷矣易名之法既未之議其可無辭以載之歟予嘗備員禮部累士大夫德善為文以哀之其故職也故敢私為之誄附告於焚黃

之次以永其傳誄曰

泰山徂來厥木惟茂上與霄干下連谷覆洪河待航峻宇資構其末之碩由本之厚惟昔弓正胙姓為張世有君子為家國光七葉侍漢三相奉唐弘功盛烈汗簡輝煌族於延陵厥祚益長逮宋德㒼居始弗康從至慈溪載蕃載昌累善鍾慶爰及好古非德弗為非義弗取捨已之嬴濟人之窶好古玄孫為適安甫惟適安甫賦質秀朗志以靜寧才由學廣博極群書研窮易象理物精

粗陰陽消長洞見於心百無一與出其所有作為歌詩
取適乎已鳴盛於時鉅章短詠悉雅於詞氷清玉潔高
欲古追篤孝與友以施家政閨門千指既安且定克繩
以禮畢歸於正藏無私貨積有餘慶化其里人亦興於
行授經其子俾大家聲棘闈戰藝躪轢群英遂名鄉書
駸駸向榮匪善厥教曷底於成年及知非疾竟不起家
失所尊士失所倚哀悼之聲傷懷悲耳日徂月邁墓草
宿翳贈秩蘭臺實緣子貴恩命殊加榮非不至惟未稱

德昭薦嘉謚友生之辜亦何由避燎黄有期爰累行懿式旌以詞附之祝史敬告厥靈且詔來世

羅處士哀詞

有樂爲善處士姓羅字克庸没而狀其行於翰林周編修功叙銘其墓於少保金公吟咏其生平所可悼者於時士大夫矣其子奎又欲予爲詞以哀之故謹序其凡可哀者實以詞繫其後處士本廬陵望家世以貲税雄其里遘時艱喪之處士方少其父留外且久獨奉厥母

經營不敢怠至復其舊昌其家廼道水陸數千里迎其父歸遂具慶懽致甘旨奉又克仁於弟睦於族姻樂於賓客則行著之家矣素仇惡而喜聞人善拯人之窮頻濟人之急難增直以償人之售産者則惠沾其鄉矣其總鄉賦之輸人甚服其公雖山谷之民慣逋負者亦相戒以輸不可後期事率先畢有寇犯其里處士約衆却走之且設伏俟其再至寇果中伏就擒殺旁境連陷寇鋒處士方贊官兵討平之人多賴焉則其能施於用矣

夫著之於家有其行沾之鄉有其惠施之用有其能非善有諸躬者未足及此惟善有諸躬則雖久生於世人固莫不願之人頼其久生於世而殁焉是豈可不哀哉且昌黎哀歐陽生哀其有志而早没也南豐哀蘇允明哀其有文而終没也則善有諸躬而没如處士亦不得不哀之也其哀之之詞曰

篤孝與友兮燿厥先也彼隣有匱兮俟其憐也里户夜起兮寇之平也善之所存兮人望其永有年也胡辭世

以遐往兮徒招呼而不還也豈其可好於人兮未可好於天也抑蒼蒼之蒙漠兮而殃之降施有偏也若曰非然兮又誰為之然也所惑者命兮所傷者賢也人不可及兮德可傳也日月可久兮情不可諠也

彭處士哀詞

吾儕居京師念故鄉前輩人出言行事有君子長者風可慕效者不幾人而彭處士士節首在其中兾得時一相見訊吾祖父時事以益其所未知迺有道其謝世者

能不悲哉處士本安福華秀人後從廬陵而親戚土田皆在吾安福又為吾先人之執友故歲有事於吾鄉必過吾家吾為進士時亦嘗造焉處士篤信好善與人無怨惡惟喜論江鄉姓族其先孰以德興孰以官顯孰以貲力雄孰以雜技賤役起孰以微而後振孰以大而致隳孰能始終不失其世守皆歷歷有據使人聽之終日不倦無非欲人知勸戒以自進於善也其於勢利則恬無所事焉人或負其貸不入其田之利雖越數年終不

出憾言人亦慚而歸之常教子孫存忠厚謙約無取憎於人故三子皆賢諸孫甚盛人謂其後來之澤未涯故有志於善其後者皆取為法及其沒也莫不惜之處士之世系行履詳於翰林修譔周君功叙之銘其墓矣吾復哀之以詞者欲以洩吾之悲而道吾鄉之所惜也其詞曰

彼月既晨兮此日復夕念茲故老兮曷其有極如聞其音兮不見其色審而求之兮知不可得其言維嘉兮其

行可見範厥子孫兮有典有式鄉重其平兮人懷其澤欲聆清誨兮用廣我識胡迹未南兮而訃已北我之所悲兮衆之所惜哀之以詞兮永昭令德

杜長者哀詞

天台杜長者訃至京子既弔其子侍講宗謐矣又傷天弗憖遺長者使世失所矜式焉或問長者名氏官階予曰仲威其名希恭其字翰林編修文林郎其官階也又問何以稱長者曰德厚於已而尊於人故以長者稱又

問其為德何如曰聞諸侍講以知其爵貫時嘗涉遠以赴父難若不知有其身然及長不忍其兄被誣也代之下獄以求辨果白其事而還憫其女兄家貧無所資遂割其産以業之至於周人之急未始有吝容人有忿爭得其一言解之即不留怨嘗受縣委覈鄉田之蕪者克盡至公於上下俱無負因旱禱雨於神神亦應焉其德之在巳也不巳厚乎其鍾慶厥子而享有榮養顯封也不亦宜乎其名長者不巳稱乎或人曰德如是而没何

可無詞以哀之曰固將哀之以辭也因爲詞曰

與人汮汮兮孰知德歟身没則朽兮奚足惜歟凡見惜於人兮豈緣貨與力歟將德性之全兮抑德行之素積歟設非此之故兮將何辨夫淑與慝歟於惟長者兮孝與弟俱鄉邑永賴兮神人交孚爲德孔臧兮受福有餘倏焉去世兮孰不發吁其光曄昱兮其馨苾茀其人可念兮邈無巳日聊寓諸詞兮庶洩予之抑鬱

龔處士哀詞

蘇之崑山有傑達處士姓龔諱賢字思齊得年四十八而没京師士大夫皆哀之士大夫皆哀之者以處士事母孝與姻族睦處家人父子懽如也其理家有道可為人法今不得而見矣可哀也處士嘗掌其鄉賦之入能不橫取於人又善解其紛周其耕歛婚葬之不給使無鬻孥轉徙之患人多德之今無由而仰其惠矣可哀也處士素尚文雅與士君子遇未嘗弗賔館其塾者必時望之士士林中有賴焉今無其人可哀也予與處士雖

未面然處士嘗遣其子鄉貢士理來京從予問春秋以取進士予因理而知處士之善及予司會試理在試列而不干以私予亦無所私於理益欲以君子之道處理使自樹立以為處士榮理竟不得進士而得卒業胄監予復以遂理學高理之科名為處士他日榮也有地不意處士不少待其成而没則予之哀處士又豈衆人得與哉哀之之深不能無詞以洩之昔韓昌黎哀歐陽生哀其子以慰其父也予哀處士哀其父將以勵其子也

所致殊而所以泄其哀於詞一也其哀之之詞曰

克和其家兮行之淑也為鄉所德兮惠之沃也流輝士林兮譽之馥也遣子來京兮干仕祿也第科階仕兮期可卜也胡不少竢兮遂所欲也乃未頒白兮遽瞑目也何善有餘兮壽不足也訃之北來兮悲風木也歌哀慨悼兮聲相屬也意慟詞苦兮予所獨也水之東逝兮不西復也心惟伊人兮往復續也

兩谿文集卷二十

兩谿文集卷二十一

明 劉球 撰

祭文

祭曾學士文

嗚呼先生生而為吾廬陵幸矣沒其為吾廬陵之不幸耶嗚呼傷哉淵弘玉潤容汙匿瑕喜不甚著怒不暴加先生之德量汪然而莫窺其涯矣窮博採要造詣幽遐

施爲詞章益麗而葩先生之文章粹然而成一家矣歴
試藝塲如金出沙卒占大魁發聞豪奢先生之卓冠乎
科目而人皆仰其光華矣時和景明朋良賓嘉殫碁瀹
茗酌酒對花先生之髙懷雅度脫然欲友風月而侶烟
霞矣是以悉眷顧於三聖聳望瞻於華夏官五轉而不
出乎詞翰之林職兩兼而所重乎宮尹之亞使其才德
之盡用歲年之少假則吾廬陵忠節之名不得專美於
有宋之朝而青原之山白鷺之渚將復增光輝於今天

之下吾廬陵之有先生譬猶蠙珠之出合浦而清澄之淵潢汙之水莫不倍其聲價也嗚呼傷哉鍾是邦之間氣緼輔世之良才况際此文明之運而日就乎大用之時乃縈疾而弗起倏與世而永違使天子為之深惻朝之百辟皆相弔而歔欷雖荷少宗伯之贈命厚祭葬之恩私然青原白鷺於是乎失色而影響寂寥乎忠節之祠則吾廬陵之無先生譬猶良木摧而刻山之節畫藻之棁將誰為之維持嗚呼傷哉吾儕後先生而出各叨

一職於京師自今而往雖欲親接先生之言笑覩先生之容儀知不可乎復得能不抆涕而發其無窮之思哉故特致此清酌之奠而侑之以蕪陋之詞外以為斯世斯文悼内以為吾廬陵悲

祭大師謚文敏楊公文

皇朝更化率土歸仁贊襄調燮惟二三臣於維我公實居其一方資協亮豈憖遽失惟公英靈海嶽所鍾其才淵茂其氣冲融邃學邃識卓出人表起自賢科薦歷華

要逮永樂初天子用儒臣公禁密俾翊廟謨內綏四方
外殲勍敵文德武功多經贊畫三聖紹統倚故不忘委
公心腹壹體先皇公亦欽承罔敢懈數陳善弘化篤盡
厥職故掌綸綍垂四十年信者載筆道光講筵台鼎是
司鈞樞是寄斯文之福旣盛且備昨公拜疏懇布心衷
乞歸閩越致桑梓恭上曰卿往毋滯鄉土速來弼予庸
熙厥緒公曰君命臣其肅將豈意還旆竟止於杭上特
為公輟視朝政卹典有加昭荅忠敬縉紳元老悲不可

涯百職庶士亦多傷懷況吾儕輩追念疇昔託在下風豈忘盛德載上公堂覩遺衣冠求公不得淚下心酸酒隨肴進情以詞載以慰公靈亦發予慨

祭蹇尚寶文

嗚呼子以不凡之器絕秀之姿為少師之肖子荷仁廟之恩私擢丞尚寶卒學庭闈遭皇上之睿聖措天下於雍熙人皆望子位將優陟業且宏施如伊陟之象賢以敷殷德如呂伋之世美以篤周禧胡年未滿於二紀而

身竟隕於疾癘夫以少師為臣領袖為國耆龜勛猷著於一代聞望達於四方是宜克昌其胤乃遽哭子於垂暮之時以子之美諧世好願與心隨荷不常之寵眷守一定之家規宜躋顯擢於未艾乃奄然而止於斯則蒼蒼之處物杳乎不可得而知也然彼景星慶雲之流輝於穹昊醴泉甘露之効靈於地維其為物也非不瑞矣而人不可得久窺且如顏子之好學伯魚之聞詩其為人也非不賢矣亦皆與世而蚤違然世之瑞其物而賢

其人也自若又豈以其易化也而短之况壽夭皆出於數定而死生不可以力為亦付於理之自然而逝者又奚足追吾儕位事於春官而素德於少師覩吾子之蚤世不能不傷其懐思故酌之以酒而侑之以辭聊以泄吾之鬱鬱亦以慰少師之深悲

祭周修撰時簡文

嗚呼天之於吾時簡也果有意耶無意耶如無意也則其由徒步而奮起科目以冷職而超居要地濡毫則慰

愜聖恩腰金則屢膺寵賜顧問惟頻銓擢不次四海有其聲名庶寮聳其瞻視其所以遭遇乎時者皆誰之所致耶若有意也則宜少永其齡以顯其位胡官未及於滿考年甫踰於强仕乃嬰疾而弗瘳竟捐館而長逝雖有親兮失所養雖有子兮安所倚所以夭折其壽者又誰之所使耶則時簡之倏榮而忽没者將何從而窺其所自也賴恩賻之有加且貴介之足恃櫬駸駸兮將發旆搖搖兮南指凡在朋曹莫不增喟况同鄉郡心敷道

契能勿慟於一悲以少見乎平生之義靈其罔昧歆此

溥祭

祭洪主事乃父養素先生文

嗚呼事有可得之勢而無必得之期益不知其為誰之

罪故余儕於先生之永往也不能不慟為之惋慨當聖

皇理世於至平每推恩以竭人之親愛凡有子以官於

朝則其親之取封爵也如拾地芥以先生之優於學而

厚於德乃韜其光而養其晦卒貽顯慶於哲子以掇賢

科於明代由禮官之清寮為選部之要寀恩榮可推期以及親而先生竟至於不逮豈賦命之有定抑司造之或昧然自古賢者之享大榮未必其親之具在故歐陽子之表瀧岡亦云非敢後而有待今先生雖捐館舍而贈命將不日而加賚余儕與令子有同仕之好亦素想望乎先生之風裁爰陳辭而致賻惟靈鑒之是丐

祭叔清樂先生文

嗚呼哀哉球自别叔父入京以來未嘗不思覩顔面而

聆聲音今年夏乃聞叔父之疾而憂之然猶日望夫平
復之音來也及秋得少弟書謂叔父已於三月棄宗族
矣嗚呼哀哉豈知前日之思遂成悲耶前歳之別遂成
永訣耶吾宗族方睦天何故不見顧卹而奪吾叔父如
此其速耶叔父之德未盡所施叔父之學將欲有所傳
是宜享有彌年豈謂未及下壽而竟至大故耶叔父之
費詞竭能以教誨球者無非欲其不隕前人聲光也今
球幸仕於朝以有禄而叔父不及與共食叔父之勤勤

屬其子於球者無非欲其繼踵而興也今有子嚮學以覬晲乎文聞而叔父不及見其榮叔父之始終訓育球之凡弟子從不怠者無不欲其皆效於順皆賢於人也今若長若少莫不知尊叔父以為庭堦主而叔父不少待以共享其慶嗚呼哀哉連峰崔嵬莴水縈迴念江山之尚在而欲聚羣從列盤餐舉杯酒以為叔父歘横几而吟燭燈而誦考古而咨今以盡叔父胸中之所有益不可復得矣南望雲天不勝其悲惟當潔所守廣所業

以無忘叔父之訓戒子從兄弟使加學立名以遂叔父之志和其兄弟子從以彰叔父之德於無窮叔父有靈尚克相之

祭諭德黎先生文

嗚呼士之盛德實資朋友交匪其人口是心否嗟我黎君心直如口起自賢科列職風紀分符出守邊州萬里入拜東寮宸眷伊邇宣德之季吾儕與君共操載筆紬金匱文尋侍講筵究極典墳偶得休暇即事遊歷老佛

之宫名山勝跡感慨留題視今猶昔眷懷桑梓晝錦南還祖餞都門俱好容顏以贈以處悉告忠言瞻望來期再踰寒暑擬聯清班效忠明主豈意訃音來自鄉土嗚呼君耶今已何之出有佳遊我莫君隨入有旨酒君不我期緬想遺靈清江之涘薄致賻儀爰寫哀思悠悠我悲何日是既

祭員外郎退齋周先生文

嗚呼鄉有君子厥俗用休國有君子政教斯流嗟嗟先

生君子之儔於國於鄉施德優優敬歷仕途於今三紀
典教教興牧民民理道尊冑監直著藩邸遷秩郎曹譽
隨政起已致厥仕人猶仰止居處家庭孝友是篤義聚
千指雍雍肅肅藏無私貨養有公禄化及鄉人亦尚惇
睦昔漢禮臣有萬石君於國仁矣所之者文開唐義門
曰張公藝居鄉義矣未聞爵位仁而有文義而且貴於
維先生寔兼有是年幾上壽廼與世違終非不令人亦
何悲為鄉與國失所羽儀況球晩進夙慕盛德獲與賢

郎聯班東壁締好維新托交自昔倏聞來訃悲懷慘色寓忱以賻誄行以辭敢因行李遠致靈帷既為世惜亦寫我私

祭劉典史彌㫬文

嗚呼彌㫬今已何之天之於子豈獨昧為何驥其足而蹇其馳子之問學旁搜博識孔壁藏書尤深造詣伏案窮年專心苦思藴為德行既柔且嘉恬不人較忿莫已加發為文章沉浸芬葩人皆謂子顯用有期幸與計偕

戰藝春闈與時不逢知已者稀遺教遐陬不赴而歸遷職王門顧醴不置拂袖以行咎亦莫避尋蒙聖宥謫典縣史南走象郡西馳蜀鄙突則無黔跡則屢徙邑長之薦寔出朋情論非不公事亦何成徒益我嘅曷致子榮忽來遠訃始疑非的厚藏未施宜壽之錫載詢載察言者不易乃知彼蒼奪此有德眷懷夙昔有淚沾襟累行陳詞爰寫我心魂之歸兮瀘水嘉林幸莫我棄來格來歆

祭退山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始勤佔畢開世瞀瞶謂取青紫易如拾芥文章直欲韓歐希事業期與范富配夙昔所志何其大哉已而登名黄甲進學西清歸隆孝養於北堂入峩法冠於上京憲紀振於炎荒風裁動於邉城遂沾恩命光賁先塋方壯而仕也何其榮哉及夫抽華簪置貴爵脫遊跡於市朝尋故步於丘壑有子足任使令有徒以從問學伏臘有資起居無惡晩節優游何其樂哉柰何以七

衰之年當無事之時竟終旅寓遺士林悲果人之所致抑天之所為哉嗚呼而今而後雖欲侍函丈資麗澤發我天明闢我茅塞以如少時何可得哉緬朔南之相距念窀穸之莫臨敢遥馳於尺楮以薄展其寸忱靈其我歆哉不我歆哉

祭曾學士文

嗚呼公之即世也其何憾為擢第而為大魁名足遠施歷官而亞内相位寔不卑享年而近六袠壽已如斯然

自朝廷以逹勛戚莫不加卹縉紳大夫又皆為之歔欷而涕洟夫人莫不有死公獨何為而獲玆益其文章卓欲古追斂而就實放而出奇咸與道適用昌厥辭譬若洪流巨浸沉深而浩瀚漠不可以涯窺天胡不弔而遽奪此潤色聖治之繪絺耶至其為德毅不茍隨外雖方嚴內實坦夷惟正是由無所回欺譬若桓圭珙壁縝密而温潤瑩莫見其為疵天亦何故不憖遺此表正士俗之羽儀耶故尚賢者為之惜懷德者為之悲况予之生

也同郡出也同時幸接餘光於禁啓數陪清論於燕私公有所述必予示予有所缺賴公規世予知者莫公若其德公之最者非予而誰朝欣欣以共遊夕嘿嘿而永違公之棄予也豈所欲予之念公也曷有窮期顧日月之易邁想言面之不遺謹陳詞而致奠聊發予痛以冀公知嗚呼哀哉

祭鄧資允文

嗚呼没不于家堂而于旅寓殮不在妻子而在親知此

人生之所甚痛古今之所同悲嗟吾資允胡遽如斯命實所致咎將歸誰吾與資允邂逅京國昨日欣欣以喜今獨哀哀而戚昨日腹心交布今則幽明懸隔二十餘年親愛之情乃遽分棄於一夕吾又豈能不內傷於懷外失其色况家人骨肉各天一方抱終天之恨將何日而忘棺殮既備禮儀薄將爰從櫬於别舍俟乘便以還鄉奠一觴以致告冤彷彿其在旁毋留滯於燕臺薊北其遄返乎鄧林南陽

祭李養和文

嗚呼養和其忽遽捐斯世以遺尊府學士之悲以敓吾交游之嘆耶夫行欲謙莊言無巧偽如養和之守庭訓也惟嚴安已分也不肆温温肅肅稱為學士之主器矣學士之累德貽謀愈久愈至人謂養和當世厥美食報罔既何年方壯而竟至永棄耶昔也養和馳驅行李往來於京憂學士之忠貞未白險難未平情戀戀而不去心忡忡而靡寧嘗欲力恭子職篤盡孝誠矣今學士望

加守内信著朝廷恩以時被禄以優增養和乃不少待以仰其榮耶家在江之南訃來薊之北學士既不堪其懷詞林亦為之失色況吾儕遠在京師而素同鄉邑念死别而生離益容悽而心惻幸養和有子可象其賢有弟可踵其跡猶足寬學士之憂思而慰吾儕之惋惜瞻雲山兮遥遥感氣序兮流遷誄以詞兮將以賻聊以伸吾中構之惓惓

祭給事中宋璉文

傷哉殷徵今何在乎子固未忍舍予而長逝也予亦豈能吞聲忍淚不為子一慟乎嗟天之於子也何獨能秀其質富其才速其仕而不能永其年乎始子之從予遊者將益所業以顯名當時為其親榮也今已名甲科職黄門榮可及其親矣子亦何為而不少待乎予每願子之道達而能行余之所授者於世也今道已達而悲隨之余之所願者可得遂乎子年三十有三余年四十有五何故少者没而長者存乎余今而後復欲與子往來

寓舍以辨析疑義優游德禮求如疇昔之歡尚可得乎有酒在杯有肴在俎余將酌子於行子亦豈得余棄乎

祭王叅政文

嗚呼王公逝矣弗留凡我姻舊莫再與遊公量淵洪孰窺其涘而才茂碩足以輔世歷仕清時三十餘年績優即署望重旬宣況有子從趾美科目環立庭階森如蘭玉往歲之秋公謝事還吾儕載酒祖餞郊關漢之二疏唐之少尹同榮配休始終道盡人皆謂公宜享遐齡使

鄉子弟永有典刑胡即家林未逾旬月弗疾弗羸奄然以没平安未至哀訃已來追念平生隕涕傷懷悵望南雲遥陳薄奠靈其不昧鑒此縫綣

祭楊博士文

嗚呼希淳逝矣不還人誰不没何獨爾憐衆人逐逐子守益堅貧亦不惡勢亦不援茍有公論宜秩優遷廼屬太常僅歷三年衆人云云子黙無言外若癡訥内則静專果仁者壽宜齡之延胡年方富而疾弗痊衆人昧昧

子學精研求古之道欲窮簡編假以年歲宜術有傳迺得游徒而遽棄捐豈子之生分所宜然抑司化者處物之偏然居清署職稱非忝郊廟儀典克究克宣跡雖去世人猶稱賢況予與子邑邇鄉連或聯科甲或出後先今子不見予心戚焉陳辭奠賻用表中悁靈其隨櫬歸安舊阡

祭王正諮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行篤與古期先生之學足為世師與時不

逢寧藏弗市小人所疑君子曰是自古賢達不利於行輙依山水以陶其情子真谷口德秀陸渾鄞城幽佳足與同倫予從薄宦驅走南北既倦於遊方懐棲息期與先生笑傲林丘何不我待溘然冥遊翹首南天緘書薦誄我奠一觴我思萬里鄞水之上有槐陰陰先生逺矣清風满林

祭歐陽司訓文

嗚呼子學孜孜豈不足収名科第耶乃一捧鄉書而屢

不偶於春闈曽未少遂其志耶子才諒碩豈不足致身顯貴耶何僅司潮陽之訓而未及大其試耶子性温静豈不足久生於世耶何年未强仕而遽與世棄耶豈天賦於子有餘而福乎子有未至耶不然則子之生何蹇而年復止於是耶徒使寡妻孤子諸父昆弟啣哀抱慟涙耶櫬之歸兮葬猶未耶魂之來兮安故地耶匪緘詞將何以自慰耶况吾儕知子也久寧不為子歔欷而涕而致奠將何以洩吾之哀思耶靈之英爽兮知不知此

意耶

閣中祭楊編修父文

自古肖子克大家聲恒因慈父佑啓其成嗟爾處士栖遲閭里累善毓德以遺厥子厥子不凡遭時之明魁薦甲科擢任西清曰荷兹命匪予能事實皆家嚴貽慶所致禄養已及恩封可期宜享彌年以益繁禧胡未及期訃遽在耳罔極之慟遂自今始榮先弗逮人所共傷況我館閣誼重悼亡賻以將誠辭以達意靈其鑒格罔我

遐棄

祭歐陽處士文

嗚呼有德者壽君無心虧暴譎者夭君則祥慈胡年方富卒殞疾瘵天鑒實公乃爽厥施鳥嗥獸吼徒切余悲顧予與君通家有自昔在宋元耦作對峙聲應列科輝聯三史余不類德叨榮竊第君材淵碩益弘所志藏膏斂澤思以溥惠稱賢中表馳譽遐邇迹雖背馳道不殊軌指予冢男曰此可妻非以其私先好是繼先君歸窆

風雨晦冥君祭之路不即其庭明歲之秋我侍家兄踵門來謝君出笑迎欵言娓娓畢出中誠信宿告歸僕馬且具君苦為留我不可住謂今而後交得惠顧君未及來我不果去歲復更新倏有來訃余走哭位君已就塋入門側耳如聆其聲即席而視如覩其形求君失君慘何堪勝玉樹既摧葭葦曷恃幸天惠君哲兄令子列門賢從璧連珠纍雖云遠而余則是倚脣齒相附曷其有已醴饌具陳君其降只有如不信惟視斯誄

五月五日祭劉知州行忠文

凡約為友誼合情通視没猶在何有異同苟隨勢變豈君子風顧我與君同出遂術君守南詔我叨末第會朝在京市酒日醉失恃君悲賜歸我榮俱脫厥繫來篤里情青山孤騎往送來迎下文邉州君復往理道便來家我奉詔起雨驟炎天江喧浲水君持肴酒餞我舟中解其離悶期以効忠豈謂是别不一再逢邉塵未發旅櫬已至我時有喪未走哭位玆既就吉按節來祭在昔賈

傅恭弔湘流異世相感況在朋儔蒲觴角黍薦此時羞

祭表兄彭處士墓文

永樂中兄持貲客蜀吾始就簿名往來鄉國不得與吾兄交言笑篤親愛者二十餘年然念吾母不逮養思厚母族必思與吾兄相安相樂於智溪之上如吾母未亡時故每致書吾兄輙道是意兄之歸終無期吾之思終無已恨無夤緣而西以挽吾兄之行李俱東而少慰其所思去年秋適有使蜀之命意得與吾兄一握手以下

其心十餘年懸懸者及抵蜀求於客次得兄之子謂兄謝世有年矣嗚呼昔也存而不及來今也來而不及見智溪之歸終不得與吾兄偕矣吾之所思遂成悲戚矣今欲歸兄體魄於鄉姑先歸兄之子以為兄之宗祀奉大邑栢林終為異鄉而智溪之青山白雲尚在惟兄之靈無忘故土尚往歸焉告禮薄而情哀惟靈其鑒之

祭劉憲副文

嗚呼厚莫厚於鄉郡之交悲莫悲於死生之際況吾儕

之於君又斯文之夙契君立風紀之司余忝禮儀之職顧風釆之不奉僅星霜之再易幸使途之經寓地意必得道其故情何足跡之踵門遽易歡笑而為哭聲君容可想君柩在室呼君不起余涕盈臆念握手之不復惟薄奠之是行倘靈其余鑒尚不忘乎平生

祭李隱君時魁文

鄉有耆德俗習用臧嗟嗟隱君儀範於鄉匪身獨賢兄弟俱良孟氏家居高尚其節李氏宦成為當朝傑廊廟

之資縉紳之列隱君篤義處孟季間上恭厥兄有好容顏下友於弟慮其多囍用無異財食必同旨視遠如近善終逾始令名外馳士論歸美既隆壽考益大家聲閭閻之間重倚老成胡不慭遺永淑後生吾儕訃聞不忘舊德遠置生芻東陽之側靈其不昧聿來歆格

祭歐陽宅姊孺人文

嗚呼惟我同産女男七人敬愛之至江鄉莫倫遽失其一如雁破羣哀慟之切夫豈可言嗟嗟我姊寡於青春

雖幸有子寔孤自娠姊今行年幾及六旬子亦長大懷抱有孫脫去逆境得際順辰宜享遐福作姆族姻况諸弟昆尤篤親親惟我遠離其情亦均曩使蜀還道經姊門上堂展拜言色欣欣别來桑梓歲復八新屢乞歸省慰姊殷勤雖詔未允其心常存胡顧未遂而訃遽聞骨肉至戚生死殊分殮弗親襚葬弗臨窀悵望南天傷心慘魂遥遣弱子薦此誄文庶其悲憤下徹九原

祭洪侍郎母太安人許氏文

於維淑靈夙秉貞懿克配君子享有祿貴毓德含仁篤
生偉嗣侃侃偉嗣才與行并自鄉達國焯著能聲曰匪
慈母曷卒厥成侃侃偉嗣發身科第歷官清朝至亞卿
位曰由慈母積慶所致侃侃偉嗣惟職是共而家日裕
少長肅雍曰賴慈母以主乎中璽勅推恩迄今十載鸞
誥加封屈指可待未臻盛榮已遽永邁訃自南來雲黯
風凄雖蒙國卹莫罄孝思況我儕輩素景內儀欣届七
袠欲壽以詩倏聞變故易慶為悲遙遙川陸致奠以辭

靈其罔昧溥鑒我私

祭陳學士妻宜人冒氏文

惟靈淑德順行令儀秀質女于茂族懿範是率作嬪夫子允宜厥室肅肅夫子惟德思明既大其家益隆厥聲曰惟靈兮克輔其成肅肅夫子學充文潤為天下魁躐轢豪俊曰惟靈兮夙勸其進肅肅夫子道以時行竭能効勤司制内庭曰惟靈兮亦與有榮賜第以居錫封有誥宜及夫子並歡偕老鞠子何遲捐世何早子儕聯科

夫子倡之否則同郡聞變交悲靈其昭格薄賻在兹

祭丘員外母太安人文

惟靈淑於為女順於為婦愛而能教慈於為母三從罔昧遐福彌增況有偉嗣夙由賓興以能以勤贊秩禮典曰徽母訓曷膺兹選遷秩既崇推恩有命曰幸有母與享厥慶我為其僚來使蜀方願拜其母乃廼情之常足未踵門訃遽在耳容悽心惻彌月弗已言歸道便薦此澗芹禮雖云菲靈鑒其勤

兩谿文集卷二十一